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解放三十年来的原德格封建土司

降央伯姆口述 来作中 邓俊康整理 (1)

德格土司家族的由来发展及其社会制度

来作中 邓俊康 (9)

清末民国年间丹巴县的封建土司制度

王寿昌 巴登口述 来作中 邓俊康整理 (65)

彝族迁居九龙、泸定的历史梗概

罗洪则拉口述 来作中 邓俊康整理 (75)

解放前巴塘县文化教育事业概述

江安西 来作中 (83)

解放前巴塘东南区冤家械斗概述

八美次登口述 (89)

喜绕俄热 郎加泽 来作中 邓俊康整理

一九三二年的“巴塘事变”简况

江安西 未作中 (104)

“诺那事变”概述

江安西 未作中 邓俊康 (108)

甘孜事变的前前后后

未作中 邓俊康 (123)

西康解放前后

未作中 邓俊康 (135)

解放三十年来的原德格封建土司

降央伯姆 口述 阿都泽呷 翻译

来作中、邓俊康 整理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解放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州的社会制度、经济建设、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我自己也被从一个在旧社会据有相当封建特权的剥削者，改造成为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国家干部。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以后的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抚今思昔，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在，我想把解放三十年来原德格封建土司的一些情况，略述如次，使各族各界人士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来认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光荣伟大。

(一)

我的丈夫泽翁顿登原是德格第五十三代土司，解放前他以世袭封建土司的地位，统治着我州的邓柯、德格、白玉、石渠和金沙江以西的江达等五个县，约有七万多人口。一九四二年我丈夫去世，我代行他的权位。在地方封建割据、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政治舞台上，搏击了近十年时间，直到一九五〇年康区解放，我也获得了新生。

在康区解放之前，国民党和反动派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到处制造谣言，迷惑群众，有的还特别针对我思想上最大的顾虑，利用夏克家和德格家的内部纷争，大肆扬言：解放军是

— 1 —

支持夏克家的，我将是被斗争和消灭的对象，等等，使我感到十分恐惧和不安。

解放后，党派驻德格县的第一任军事代表，针对我的思想顾虑，对我进行了耐心的宣传教育，反复给我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宣传维护社会治安，发展生产，解除广大藏族人民疾苦的各项政策、措施。从他谈话中阐述的新颖道理，诚恳态度，都是我一生中所未有听到和见到过的，使我深受感动。以后，我又看到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大军过境，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仅保护藏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而且积极为藏族人民做好事。耳闻目睹，与国民党军队烧杀掳掠，奴役凌辱，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逐步消除了一些顾虑。

使我感受更深的是，大军到达德格后，为了改变藏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与广大藏族人民打成一片，积极发展生产，在十分险恶的自然条件下，遵照毛主席“克服困难、努力筑路”的指示，修筑了横跨世界屋脊的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架起了金沙江大桥，运进了大批生产、生活物资，解除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乌拉差役的疾苦，给藏族人民带来了幸福。在筑路和进军过程中，有不少解放军指战员不畏艰苦，奋不顾身，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藏区的建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联想起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经叫嚷过要修筑康青公路，但除了强摊捐款，滥派民工、层层贪污、民不聊生而外，实际上没有修通一段公路。相比之下，使我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是两种性质，国民党的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两样颜色。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我对党的认识，不断得到加深和提高。

一九五一年，党和政府安排我担任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这段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副政委兼昌都地区党委书记王其梅同志和陈明义副司令员等首长，更是经常对我进行教育帮助。在他们的直接启发帮助下，我的思想进一步有了转化。我

于是尽自己的力量，积极协助进藏大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安定人心，争取西藏早日实现解放的工作。同时，调派一些牛马，支援大军搞运输。

一九五二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首次组织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我又荣幸地担任了观礼团副团长，途经重庆时，受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司令员和王维舟等领导同志的接见。我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和思想转化过程，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赞许和鼓励。贺龙司令员还耐心的教育我要认清形势，相信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走民族团结，爱国一家的道路，使我受到深刻教育。

到了北京后，我又代表参观团向毛主席敬献了锦旗和哈达。当时，正逢西藏致敬团也到达北京，毛主席同时接见了西藏致敬团和我们的观礼团。毛主席亲切、慈祥、和蔼地同我们握手，交谈，询问我们的思想、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毛主席告诉我们，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十七条协议中关于实行社会改革是协议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代表了西藏百万农奴的迫切愿望。这对西藏的发展有利，对加强民族的团结有利。改革是一定要进行的，但在什么时候改，要根据将来的发展情况，由西藏的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决定。毛主席还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与党中央同心同德，为着共同的目标把事情办好。要弃旧图新，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会见结束后，毛主席赠送给西藏致敬团一部份礼品，也赠送给我一件紫红色的锦缎藏装。这时，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从未想到，象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欺压、剥削人民的封建土司，竟能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如此亲切关怀和这样高的荣誉。此情此景，使我终生难忘。

第二天，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又接见了。他针对我当时的思想顾虑，耐心地帮助，开导我说，共产党是光明磊落和主张

促进团结的，决不会做拉一家、打一家那种不公正的事情。同时指出：解放康藏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同时也是为了帮助和支持藏族人民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彻底解除人民的疾苦。还鼓励我说：只要我们为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深切教诲，始终坚定着我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心和决心。

离开北京后，我们又到祖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开阔眼界认识到党的伟大，祖国的伟大，认识到藏族地区和祖国内地的差距。现实状况、新生事物、猛烈地冲击着我脑海中的一些旧思想、旧意识，促使我的思想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过去思想上存在着的一些疑云、顾虑顿时消除，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辜负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希望，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返回德格后，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支援十八军进军西藏，保证了从德格的马尼干戈到昌都以西的察雅、吉塘一线的支前运输，基本保持了我所管辖区域的稳定，并在加强团结，维护治安，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虽然我所做的离党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但在党指引的前进途中，确是迈出了向人民靠拢的第一步。

(二)

一九五五年底，党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藏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先通过试点，逐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并根据藏族地区的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内地土地改革的办法，即通过赎买进行和平改革的政策。在党的教育

下我带头交出了土地、枪支、弹药、解放了娃子，把余粮卖给了国家。

一九五六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会后，党中央专门留下了西藏和康区的代表协商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又一次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还亲自参加了我们的小组讨论。周总理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思想反映后，亲切的指示我们：民主改革是为了改变藏族地区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是为了使广大藏族人民彻底翻身，真正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你们作为爱国人士，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起到桥梁的作用，积极协助当地政府搞好民主改革。周总理还询问张经武同志是否能通晓藏语，并语重心长地指出：汉族干部要在藏区做好工作，首先应该懂得那里的语言，否则不容易接近群众，也不容易了解群众的真实思想情况，对帮助藏族人民搞好改革、做好工作不利。指出：毛主席已六十多岁了，还在学习外语，你们也应该认真地学习藏文藏语才好。亲切的话语、和蔼的态度，充分体现了总理对藏族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深受教育和鼓舞。从北京回来后，我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宣传民族政策，对江达县个别不明大义而参加叛乱的人，宣传党的政策，说服他们回家生产，不要阻挠民主改革和社会潮流的前进。

(三)

但是，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进步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我的思想认识和改造，也是有过不少反复的。作为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在旧社会享有较大特权的我，虽然多年来受到党的培养教育，思想认识也有所提高，但旧的思想感情，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在听到有个别叛乱投诚人员被关押、致死，就认为与党的“百擒百纵”的政策不符；看到面对面的斗争民族上层人士，也认为与背靠背的规定不吻合；联系到

个别寺庙因有人参加叛乱而受到冲击，就认为与保护寺庙的精神相抵触。加上西藏也有个别反动上层煽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态度和行动，一些人还编造散布了一些阻挠进行民主改革的谣言，我的思想也就发生了动摇。我决定让我的儿子以到西藏去学经为名，逃避家乡的现实阶级斗争。在得到中央慰问团团长刘格平和中共甘孜州委书记李春芳同志的批准后，急忙送他前往西藏。谁知在他去西藏的途中，被我在江达参加了叛乱的一个管家接去，对此，我也没有坚决出面干预、阻止，以致使他参加了叛乱队伍，辜负了党的期望。

可是，历史前进的洪流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叛乱不得人心。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由翻身农奴组织起来的民兵队伍，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全部平息了康巴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我的儿子也在战场上被俘获。事后，一位参加平叛部队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是贺龙司令员特意命令部队要千方百计地保住我儿子的生命。以后又有人告诉我，赵苍壁副省长曾嘱托有关部门，要象改造溥仪那样对我的儿子进行教育和改造，还专门给他派了藏文和汉文教师，以提高他的藏汉文程度。

一九六〇年在全国第二届三次人代会上，西藏区党委书记张经武同志又对我说，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你的儿子。不久，当我看到儿子身体健壮、精神很好，还能初识汉文，学会了汉语，藏文程度也有进一步提高时，我真是愧恨交加，百感交集，以后我的儿子又获得宽释，儿子的迷途再生，母子的亲切团聚，使我再一次体会到党的英明伟大，仁至义尽，使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再一次深刻感受到：是党用不可磨灭的事实，又一次擦亮了我这误入迷途的模糊双眼，如果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有我们母子的今天。

正由于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我虽然和其它党内外领导同志一样，遭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

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列为“专政对象”，但我坚定地相信，这决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也决不是党的传统和作风，我相信暂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

(四)

春雷一声震天响，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在还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通过揭批查和拨乱反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扣发的工资，全部得到补偿。甚至在民主改革中组织参加过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人员，也全部得到了宽释，有的政治上还得到安排。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以及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党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和方针、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成为了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我和其它许多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一样，重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用。现在，我分别担任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甘孜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多种职务和工作，经常奔赴北京、成都等地参加全国和省的重要会议，商讨国家大事，并担负着负责接待在外藏胞的领导工作，生活上也受到党和政府极为优厚的照顾和关怀，我的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儿子，也被安排为州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

没有经过寒冬的人，不知道春天的温暖；只有经过共产党亲切教诲的人，才有可能对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经过党三十年的亲切关怀和教诲，通过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使我深深懂得，旧社会历代封建反动的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政治上压迫歧视，奴役蹂躏，经济上横征暴敛，社会制度长期处于极端落后的

状态，藏族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受尽了艰辛疾苦。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各民族的一律平等，解除了束缚在藏族人民头上的枷锁，给藏族人民真正带来了幸福。

抚今思昔，展望未来，我发自内心的激动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我深深感到：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解放各族人民脱离苦难，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坚持真理，有错必纠，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领导我们从落后转化到先进的动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导致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今后，我要更加自觉地努力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美好的新甘孜州贡献自己的力量。

德格土司家族的由来发展及其社会制度

来作中 邓俊康

德格家族，解放前在康区（包括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是权势较大，辖地较宽，统治较久，影响较深的土司家族。经历五十四代，一千三百多年时间，辖地达德格、邓柯、白玉、石渠、同普（现西藏自治区的江达县）等五个县，八万多人口（最盛时曾管辖七万户、二十多万人口）。就是在清王朝对土司制度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在上述地方，德格土司对人民仍掌有收缴赋税、强派差徭，乃至生杀予夺之权。对此，政府无法干预，平民不敢违抗。加之实行政教合一，土司再加上法王（法王是对崇信佛教的高级官吏的敬称）头衔，以及对其家族制造的种种神话传说，群众对他们的畏惧和尊崇，较之封建社会平民之对于皇帝，实有过而无不及。现根据部份史料、传说，对德格家族的由来、发展等叙述如下，供研究参考。

一、有关德格家族的神话传说

德格土司家族据神话传说，来源于由猿猴繁衍的西藏远古六氏族（色氏、木氏、董氏、东氏、惹氏和柱氏）中的惹氏和柱氏，族姓为“果”。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呷泽郎察祝的，传说是康区亚拉娜则神山顶上光音天神的化身，他因而为自己家族定名为果·拉得呷布。传至第四代（公元617年），呷当巴（又名呷·东赞俞松、呷·伦日巴竟），据传是金刚手菩萨转世。同时传说这个家族具有四项与其它家族不同的特点：一是光

音天神的后裔；二是修道有德的佛法继承者；三是具有宇宙间无穷的法术和魔力；四是世代子孙心思锐敏、神志聪慧。因而天命授予统治德格地方的权力。

据传呷当巴，曾任过藏王松赞干布的大臣，先后为藏王迎娶过尼泊尔的赤真公主（藏文译音为泊莎）和唐朝文成公主（藏文译音为甲莎）入藏。迎请过尼泊尔国王赐予的释迦牟尼佛一尊，供奉于拉萨小昭寺；迎请过唐朝皇帝赐予的释迦牟尼佛一尊，供奉于拉萨大昭寺。受到了藏王的恩宠，进封以显赫的爵位，被称为德格家族的第一代。

据有关史书记载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藏族称为色清汗）邀请众生怙主法王八思巴·洛追降树（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第一代萨迦法王）去京城讲经，途中受到德格家族第二十九代四郎仁清的朝拜，被法王选任为“色班”（膳食堪布 掌管法王饮食），朝觐了色清汗，被册封为千户官，颁赐了印信和“当哥罗布耸”（即虎头三宝）。法王还赐称他为具有四德（指“四部”为法、财、欲和解脱），十格（指种地造屋的善土，筑墙、制磨的善石，行船、止渴的善水、建房作薪的善木、放牧、饲畜的善草。以上土、石、水、木、草各占二格，合为十格）。以后四郎仁清即以德格作为自己家族的族名。

二、德格家族世系

从公元617年德格家族第一代呷当巴开始到1950年德格解放时止，德格家族共繁衍了五十四代。他们是：

呷当巴（家族第一代公元617年前后）

则波云登戒绒（第二代）

喇吉念登布（第三代）

赤让洞布（第四代）

阿尼格娃巴（第五代）

拉吉向巴巴（第六代）
呷八吉云登（第七代）
呷八吉普布（第八代）
呷八吉觉勒（第九代）
呷八吉昔绕（第十代）
呷八吉扎西（第十一代）
呷八吉喇嘛（第十二代）
呷扎西喇嘛（第十三代）
呷云登喇嘛（第十四代）
呷昔绕喇嘛（第十五代）
呷向秋喇嘛（第十六代）
呷扎巴降村（第十七代）
呷根却降村（第十八代）
呷更登降村（第十九代）
呷向巴降村（第二十代）
呷益西降村（第二十一代）
呷八吉向巴（第二十二代）
呷 班 布（第二十三代）
呷 巴 扎（第二十四代）
呷巴吉夺吉（第二十五代）
呷巴吉索郎（第二十六代）
呷巴吉则莫（第二十七代）
呷千益西绒布（第二十八代）
四郎仁清（第二十九代，1260年前后）
东奔达瓦绒布（第三十代）
加瓦绒布（第三十一代）
白马登松（第三十二代）
呷青向秋泵（第三十三代）
德钦司郎绒布（第三十四代）

博他扎西生根（第三十五代）
 降 村 泵（第三十六代）
 班 干 阿 安（第三十七代）
 亚 加 伯（第三十八代）
 夺 冷（第三十九代）
 呷 马 松（第四十代）
 沙 兄 洛 泊（第四十一代）
 呷 马（第四十二代）
 扎 西（第四十三代）
 沙兄乌金扎西（第四十四代）
 汪青贡布（第四十五代）
 登巴泽仁（第四十六代，1689~1750）
 洛珍降措（第四十七代，1729~1788）
 德呷绒布（第四十八代，1775~1798）
 泽汪多吉仁真（第四十九代，1797~1847）
 当泽多吉郎加（第五十代，1818~1878）
 切麦打比多吉（第五十一代，1841~1891）
 夺吉生根（第五十二代，1865~1918）
 尼麦泽汪邓登（第五十三代，1913~1940）——
 乌金尼麦呷翁德钦夺吉（1938年）

三、德格家族的定居和发展

据传，德格家族原来游居于德格麦宿和白玉沙马等一带。到第三十四代德钦司郎绒布时，由于德钦司郎绒布的母亲阿克玛去世，去白玉呷拖寺求访大喇嘛超度亡灵，与在呷拖寺当喇嘛的弟弟欧曲吉夺吉相晤，欧曲吉夺吉要哥哥向西择定一地势险峻，人地相宜的地方定居下来。嘱咐：如能逐渐成为一方之主，则德格家族可望世代兴旺发达。德钦司郎绒布遵嘱，沿金沙江到了甲垭

(现德格龚垭)，受到当地头人领本大东的重用，当了近臣。民间传说：德钦司郎绒布有福慧高照，能使佛法降雨、龙王施财、妖魔回避，并具有“四德”、“十格”的天赋，因而逐步有了较高的名声和社会地位。

德钦司郎绒布有二个儿子，次子博他扎西生根颇有才干。膝下有个容貌姣美的女儿，被头人领本大东看中，欲娶为妾。博他扎西生根也想借此扩大自己的权势，当即向领本大东提出条件：允许他得到用牛犁地一天所耕到的土地和百姓，以此作为迎娶自己女儿的聘礼。领本大东以为一头牛一天的耕地面积不会很大，接受了博他扎西生根提出的条件。博他扎西生根当即从德格柯鹿洞起耕，沿河直线拉伸到了德格恩达丹多地方，当日耕地长达数十华里，并要领本大东将沿河两岸的土地、百姓，按许诺划作聘礼。领本大东虽不甘心，但不好食言，又娶亲心切，于是将上述土地和百姓划给了博他扎西生根管辖。从此，德格家族成为了能够统治一方的领主——德格第一代土司。到1950年解放时，德格土司共传了二十二代。其世系是：

德格土司世系

博他扎西生根（第一代土司）——
{ 长子：巴登生根（喇嘛）
次子：降村泵（第二代土司）——
{ 长子：班千阿安（第三代土司）——
次子：喇嘛
三子：喇嘛
四子：喇嘛
{ 长子：郎卡冷绒（喇嘛）
次子：亚加伯（第四代土司）——
{ 长子：贡噶仁青（喇嘛）
次子：夺 冷（第五代土司）——
三子：郎 卡（喇嘛）

- { 长子: 呷马松 (第六代土司) ——
- { 次子: 格桑白尔
- { 长子: 根噶降措 (喇嘛)
- { 次子: 沙兄洛泊 ——
- { 三子: 向巴彭措 (第七代土司, 喇嘛)
- { 四子: 本钦呷马
- { 五子: 呷马哈松 (喇嘛)
- { 六子: 呷马桑珠 (喇嘛)
- { 长子: 乌金扎西
- { 次子: 根呷彭措 (第八代土司, 喇嘛)
- { 三子: 温波甲窝
- { 四子: 桑结登巴 (喇嘛)
- { 五子: 呷马 ——
- { 长子: 清曲 (第九代土司, 喇嘛)
- { 次子: 扎西 ——
- { 长子: 桑结登巴 (第十代土司, 喇嘛)
- { 次子: 沙兄乌金扎西 ——
- { 长子: 四郎彭措 (第十一代土司, 喇嘛)
- { 次子: 汪青贡布 ——
- { 长子: 贡布泽仁
- { 次子: 登巴泽仁 (第十二代土司
 在世1689~1750年)
- { 三子: 桑结巴绒 (喇嘛)
- { 四子: 贡呷绕登 (喇嘛)
- { 长子: 司郎贡布 (第十三代土司)
- { 次子: 彭措登巴 (第十四代土司, 喇嘛)
- { 三子: 洛珍降措 (第十五代土司,

喇嘛1729~1788年)——

——长子：德呷绒布(第十六代土司，1775~1798年)

长子：泽汪多吉仁真(第十七代土司，
1797~1847年)——

长子：当泽多吉郎加(第十八代土司，
1818~1878年)——

长子：切麦打比多吉(第十九代土司，
1841~1891年)——

长子：夺吉生根(第二十代土司，
1865~1918年)——

次子：昂翁降巴仁青

长子：尼麦泽汪邓登(第二十一代
土司1913~1940年)

长子：乌金尼麦呷翁德钦夺吉1938年。(在尼麦泽汪邓登去世后，因乌金尼麦呷翁德钦夺吉年幼，由母亲降央伯姆掌权，直至解放)

四、德格法王世系

博他扎西生根据有土地和百姓成为领主以后，选定了德格恩达顶地方，与西藏佛教萨迦派佛学家唐东杰波，共同新建了经堂(传说先用袈裟复盖水堰作为屋基)和巴登恩珠顶寺，在阴山兴建喇嘛住房一百零八间，与寺庙遥遥相对。宣扬恩达顶地形有“八吉祥征”(吉祥结、妙莲、宝伞、右旋海螺、胜利幢、金轮、宝瓶和金鱼共为八吉)，右方如龙上天，左方如象负宝，前方似孔雀展翅，后方象雄狮腾跃，而且两水汇集，预示政教发展前景无量。

同时，为了提高德格家族的宗教地位，博他扎西生根还派长子喇嘛巴登生根从事佛学显乘和密宗的研究，得到了学者的名位，终生在欧普生根仲地方修行坐静。传至第六代土司呷马松